

## 框

父親民國三十四年於南京出生，恰巧夾在抗日戰爭勝利與第二次國共內戰之間。之後短短三年，國民政府軍在消耗戰中愈退愈後。三十七年六月，解放軍在豫東戰役攻下開封，殲滅國軍七十五師。毛澤東隔月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最吃力的爬坡已經過去。豈料一語成讖。

遼瀋、淮海、平津，國軍命運的落款只欠首都一捺。三十八年初，傳言解放軍即將渡江，祖母收拾細軟，抱著父親就往人潮擁擠的港口鑽。當時有艘名叫崑崙號的軍艦入港。官方宣布這艘船只運送往臺灣的故宮文物，眾人像沒聽見，搶著登船，稱自己是海軍眷屬，最後送上船的民眾比古玩字畫還多。祖母和父親也在其中。他們不知道過兩天平津會戰將使共軍告捷，國軍告結；也不知道，接下來幾個禮拜他們就要被困在大海中央，進退維谷。

後考，崑崙號艦長企圖投共，副艦長勸說阻撓。船上所有官兵與平民隨艦長的意志在航道上徘徊，幾番掉頭而復前

行。最後食糧耗盡，船艙內盡是排遺和嘔吐物的味道。孩童的哭嚎聲一開始引人翻來覆去，後來就慢慢聽不見了。祖母為稍解父親的飢餓，解開衣襟，讓父親吸吮乾涸的乳頭。最終他們撐過了這道難關，如解放軍撐過掃蕩與兩萬五千里長征，旗幟一個接著一個插滿整片秋海棠的沃土。

沃土，不知當時是否也有人如此稱呼即將靠岸的島嶼。即使有，與其說是陳述現況，不如說是暗自祈禱。人人心裡明白，離開的跟踏上的，失去的跟落腳的，兩者有太大太大的差距了。

祖母提著一只皮箱，牽著一個孩子，沒一位認識親友，順國民政府的安排暫居新搭建好的眷村，地點位於今天新北市三重。不到六坪的低矮平房，用簡單竹籬笆當建材。夯土牆包覆白灰，依屋脊縱分為前後兩戶，兩戶人家共用一間廚房。雖然有水電，屋內卻沒有衛浴設備。廁所是一起使用的公廁。房舍與房舍之間不存在隔音，每天發生的大小事前後左右盡皆通曉。每到月初，所有人持補給證，到村中的活動中心排隊領生活物資。對於沒有額外薪餉，全然仰賴配給的祖母與父親，發放的食糧與日常用品往往不夠滿足全月所需。一旦告罄，月底只能待善心鄰居施捨。受苦的日子讓人很難想像，三個世紀前，移民前仆後繼冒著生命危險橫渡黑水溝是為了開創更美好的生活。

後來，祖母靠一張板凳、一架租來的腳踩式縫衣機，日夜就著刺眼的鎢絲燈泡細細裁布與車縫，才有了收入。父親便在腳踏縫衣機發出的唧唧呀呀聲中轉醒、入眠。九歲，父親過了早該入小學的年紀才入小學，唸了幾年書卻又中斷，後來也沒再復讀。原因是什麼，我問過，卻得到相互矛盾的回答。或許實情無法以言語傳達清

楚，但也難以遺忘。而他終將在無法說完全的情況下，獨自懷抱那樣的傷痕直到生命結束。

匱乏環境底下，大家患難與共。糖、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穿過竹籬笆中間的縫隙，連同如何在夾縫中生存的情報跟資訊，於各戶間互通有無。不知何時，眷村外的大馬路旁開了家照相館。祖母從未照過相，但聽人說這行業很有發展性，便拜訪店家，央求把十幾歲的父親收做學徒，豈料一做就是好幾十年。

母親說，在彩色底片普及前，她時常目睹父親手持鉛管，一筆一畫，為黑白照片的人物添上紅黃綠紫。我小時候，尤其喜歡看父親處理一捲捲的底片匣。底片要送到暗房捲片前，必須先用抽片器把它自底片匣中抽出。抽片器的模樣和開罐器很相似。同開封後就走味的零嘴，底片匣裡密封的也是容易犯潮的回憶。父親會將抽片器前端的兩枚片頭插入底片匣入口，再緩緩旋轉底片匣。直到聽見清脆的「喀擦」聲，同時將抽片器慢慢回抽，就發現底片頭也跟著被拉出來。

只有當我興趣盎然地問起古老相機的原理，沖洗藥劑的配方，還有為何攝影師得先把一塊黑布覆在照相機上才按下快門諸如此類的事，父親方簡短回答幾句。其它時候，父親大多像暗房一樣安靜，像底片匣一樣充滿秘密。曾聽母親提起，父親年輕時除了做學徒，週末也到其他店家打工，認識了一位小姐。之後他邀請對方到家裡，卻被祖母用掃把趕出來。父親年過而立，祖母依舊叨念他遲歸，拆兒子信件，親自接每一通來電。父親後來從一手扶植他的店家那兒接手了照相館，經濟穩定了，向愛人吐露心意。等到他結婚時已四十二歲。我很想問但始終不敢問出口的，是母親是否就是被祖母

用掃把對待的那位小姐？

我從未見過父親大笑、哭泣，放任情緒起伏。有時，我反而希望他大聲罵我和母親。我總覺得，與父親相處，彷彿凝視一張父親的相片。他像古早年代鮮少見著相機的主角，在鏡頭前想微笑，卻無法真的鬆懈嘴角。他應該蘊藏了相當多心事，透露給旁人卻像是施捨。我好奇的那些空白，或許在他眼裡，都是人生中一段段難堪的曝光。每想探問，就如同貿然掀開暗房的門簾般，動輒得咎。

後來，負責預濕底片罐、稀釋顯影藥水，和風乾底片的，又變做單獨的身影。年少的我曾怨恨父親為什麼不積極把母親留下，到很晚我才明白要努力去綁住一個人的心，才知道什麼叫無能為力，就像一廂情願希望人們用過數位相機，還願意回頭選傳統底片。只消坐在電腦桌前，移動滑鼠敲幾個鍵，影像編輯軟體便能掩蓋因採光不佳快門速度不對所產生的瑕疵。或許總該走到這麼一步，父親收起一疊疊盛膠卷沖洗液的淺盤，將裝黑色底片捲的無數小圓筒、恆溫箱裡的顯影藥水罐蒐集成袋。拉下鐵門，暗室裡的紅光熄滅，回憶被貼上價格。一張又一張的相片，人物笑容與景色凍結，但沒有顯影劑的固定，框外的每分每秒都在崩解流失。

民國七十幾年，父親用工作攢下的存款，連同其他眷村的老住戶，雇用國防部介紹的承包商將老朽竹籬房舍改建成鋼筋水泥建築。十多年後，改建後的眷落仍屋況良好，卻又因國防部的一紙「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立馬被劃定為預定拆除區。他被逼著搬離待了幾十年的家。父親不是軍人，又非軍眷世代，無法辦理眷戶購宅補助，或得到搬遷補助費。當年他被祖母牽著抱著離開家鄉，如今又再一次由不得自己作主。失去了住宅，全臺房價齊漲，父親的終身積蓄

不足讓他購置一幢足以棲身的寓所。我第一次見父親將滿頭霜髮染黑，四處騎著機車，讓房東們以為，他並非那麼老，願意和他簽一年約看看。

浸泡藥水、風乾前，永遠不知道底片上的潛像會化做美景，還是一團模糊、難以辨識細節的泡影。但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悉心構圖後，就著那一瞬間的光，不猶豫按下快門。

每隔幾年，島嶼內就會掀起一波炙熱選戰。任何有關海峽另一端的評論，又進一步撥撩居住在這塊土地的人們高漲的情緒。如今，父親鎮日陷在搖椅內，面向窗外慢慢搖晃，對這個島嶼和對岸發生的一切表現得很漠然。我問父親想不想回大陸看看。他說以前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兒，但現在回去，那邊也沒有認識的人了。

父親沒事總手拿一個相框，那是他和母親少數幾張合照之一。他不斷用拇指輕輕搓去上頭不存在的灰塵。發現我站在後頭，父親突然轉過來喃喃地說：「你看，都發黃了……。」我看過許多父親攝像作品。這些相片常存在因銀鹽分佈不均，或水質因素，而產生的白色與黑色顆粒；後期漸漸有了彩色相片，色彩也不鮮豔，和數位相機的產物比起來並不漂亮，卻有著獨特風味。

我以前總覺得父親與眾不同，但現在發覺，他不過跟所有人一樣，一直在尋找一個可以讓自己安定下來的地方。聽聞他過去的人常面露驚訝：父親講話與臺灣人無異。但或許隔開他與其他人的，本來就不是口音，而是他自己在心中劃下的界線。我看著他與母親的老照片，突然想掉淚：父親幫人攝了一輩子的相，我倆卻沒有任何一張屬於我們自己的合影。至少我還可以是父親的依靠吧，我將雙手輕輕覆在父親的肩膀，一緊一鬆交替按摩時這麼想著。直到輕

微的鼾聲從搖椅上規律傳出，才發現父親不知何時已閉上眼睡著了。

# 陳彥誌

## 個人簡介

一九八八年生，臺大醫學系畢，前臺大主治醫師，現於新北開業。曾獲林榮三、懷恩、後山、耕莘、全國醫學生聯合文學獎等。

## 得獎感言

二〇二二年，我把戶籍轉到新北，沒想到剛好在這年得了新北市文學獎。初次見面就收到大禮，謝謝新北的厚愛，也謝謝一路上所有包容我的人。

## 短評

顧玉玲

一九四九年大規模遷徙來臺的「外省人」，雖未必適合置入「新住民」的框架內，但新來後到無非是相對性的，移民的分類邊界也不免浮動，在定義不斷被現實翻新的當下，本文經評審熱烈討論仍決定收錄為佳作。文中的父親，襁褓時期逃難來臺，幼年失學，中年失婚，晚年失去居處，個人的生命歷程斑斑可見時代的刻痕。相片作為記憶物件，富含與年代、人物的連結，在文中前後呼應。作者注視著隱身於攝影機後父親，勾勒其沉默、孤寂、邊緣、無以安定的生命歷程，以書寫作為一種靠近、親近的方式，為愛定格。